

清史知识丛书

双雄智斗

——皇太极与

袁崇焕角逐记

李景屏

《清史知识丛书》向您展示：一代知识的长廊，社会风情的画卷，各式人物的奇闻，斗争风云的变幻。使您：丰富知识，启迪思想，广阔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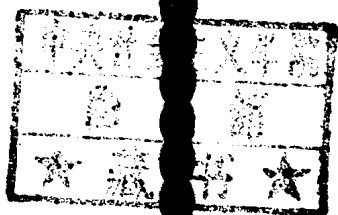
K249.105

1

866



200422177



清史知识丛书

双雄智斗

皇太极与袁崇焕角逐记

李景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清史知识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问 戴逸

主编 罗明

副主编 华立 匡继先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刘仰东

华立 张研

罗明 郭成康

匡继先

何瑜

黄爱平

(京) 新登字156号

清史知识丛书
双雄智斗
——皇太极与袁崇焕角逐记
李景屏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发行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39号 邮码 100872）
印刷者：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市发行所
开本：676×960毫米32开
字数：66 000
印张：4.25插页2
版次：1993年1月第1版
印次：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册数：1—2 000
书号：ISBN7-300-01536-0/K·139
定价：2.90元

序 言

DJ15/34

DL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但像中华民族这样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民族在世界上却为数不多。每个民族都热爱自己的历史，以自己的历史为荣，而中华民族在尊重、学习自己历史方面，有着独特的传统。千百年来，历史教育一直是我国知识教育的重要内容，上自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平民，莫不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历史教育。长期的熏陶，潜移默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凝聚力，即使在我们民族的苦难时期，我们的先人也大都坚守民族气节，以炎黄子孙为荣。

“历史无用”论是不正确的。诚然，历史不能解决穿衣吃饭，不能直接增加物质财富，然而，它却能开拓人们的精神境界，给人们以启迪，使人们温故知新，鉴往知来，在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的文化素养方面有其独特的意义。从长远的观点看，谁也不应当否认历史在当前四化建设中重要的、持久的作用。

清朝（1644—1911）二百六十八年的历史，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一时

期，世界和中国发生了许多对后代影响深远的事变。清朝入关定鼎燕京之前四年，即1640年，欧洲的英国发生了克伦威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世界的一部分已进入了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变革，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而中国却正在进行长达几十年的厮杀，重演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改朝换代。清王朝取代明王朝统一全国之后，集中注意力于加强国内的统治，闭目不看世界。当它感到外来威胁时，不是奋起直追，寻求富强之道，而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以为这样便可求得安全保障。诚然，当它国力强盛，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力量尚不足以冲破古老的堡垒时，它是安全的，但它离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却越来越远，越来越落后，尽管它在国内的统治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却不能保障王朝的命运，也不能保障民族的安全。历史是无情的，愚昧者必将受到惩罚，厄运悄悄地接近这个巨大而古老的帝国，它的大门终于为外国侵略者的大炮轰开，中华民族的灾难日益深重。许多志士仁人，为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安乐，努力探索，奋斗牺牲。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无情地揭露了清朝的腐朽统治。的确，清朝末年，清王朝确实成为历史前进的障碍，不打倒清朝政府，中华民族便

无复苏的希望。但是，一般说来，在革命风暴时期，对前朝历史的剖析，难免偏颇。当暴风雨过去之后，平心静气地探讨一个时代的得失，可能会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清朝二百多年的历史，有其重大的失误，也有它成功之处。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能维持那么长久，论武力，元朝的统治者比清朝的君主更强悍，蒙古骑兵曾经使世界发抖，但元朝君临天下却不足九十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封建王朝能够建立对边疆地区的稳固统治，能够像清朝那样比较妥善地处理同北方各民族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外戚、宦官、朋党、藩镇割据，像恶性肿瘤一样，造成许多强大王朝肌体衰竭，也造成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的苦难，而这些在清代是看不到的，有之也很淡薄，不足以引起政治上的危机；在中国历史上，开国之君及其以后的第二、三代皇帝，一般都能奋发有为，至四、五代（有的更短一些）以后，便大都骄奢昏聩，无所作为，但清朝前期的几乎所有皇帝，却多能图谋远略，勤于治事。可见，清朝的历史既有教训可供汲取，也有经验可供借鉴，熟习这二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对于了解我国的国情是大有好处的。

近年来，文艺界以清朝历史为题材的小说、戏剧、电影、电视陆续出版和上演，吸引了大量

读者和观众，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同时也给读者和观众留下了许多问题，历史工作者有义务给予解释和回答。

为普及清史历史知识，增进读者对清代的了解，对我国昨天的了解，我们决定出版《清史知识丛书》。这套丛书既不同于专深的史学专著，亦有别于文艺作品和历史演义。列入丛书的作品，力求具有科学性、知识性、可读性的鲜明特色，内容要依据史实，不随意杜撰。表达要短小精练，新鲜活泼，富于情趣。丛书的选题范围，包括自满族兴起至辛亥革命清朝覆亡为止的有清一代历史，凡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典章制度、边疆民族、社会风俗、学术流派、书画名著、宫廷掌故等等，一人一题或一事一题，每本五、七万字。

早在五十年代，吴晗等老一辈历史学家即着手历史普及工作。在吴晗倡导下，出版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以后又有许多普及读物问世。我们不敢企求取得像前辈们那样的成功，但我们愿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走下去，而且力争在新的时期，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我们期待着作者的支持，更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正。

罗 明

1987年11月

目 录

一、将计就计	挥戈东向·····	(1)
二、东征奏凯	宁锦败绩·····	(18)
三、五年复辽	壮志难酬·····	(35)
四、假道蒙古	雄关飞渡·····	(49)
五、千里勤王	血战京畿·····	(61)
六、设计南苑	巧行反间·····	(80)
七、身陷诏狱	辽兵激变·····	(93)
八、忠骨寸磔	长城自毁 ·····	(108)
余波：功罪盖棺	犹未定 ·····	(125)

一、将计就计 挥戈东向

明万历年间（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一支新兴的政治势力——努尔哈赤所领导的建州女真部，崛起于辽左。以父祖十三副遗甲起兵的努尔哈赤几经征战一统“建州五部”，继而吞并哈达，灭亡辉发，夺取乌拉，到后金汗国建立时（1616年），“海西四部”仅存一叶赫。为了消灭受到明廷重兵保护的叶赫部，努尔哈赤于1618年2月以“七大恨”为词，起兵相继攻陷明抚顺、东州、清河等军事重镇。一年后又在萨尔浒几乎全歼杨镐所率领的四路明军，节节获胜的努尔哈赤旋即挥军挺进开原、铁岭，迨至1621年就连明辽东首府辽阳亦被后金攻克。八旗劲旅的攻势足以令失魂落魄的明军望风而逃，足以令数以百万计的辽民陷于灭顶之灾，足以令明廷君臣面面相觑，束手无策。

正当清王朝的奠基人以气吞山河之势席卷辽东、进而扫荡辽西之时，却遇到一位劲敌的严峻挑战，此人便是明帝国宁前道官员袁崇焕。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原籍广东东莞，其祖父因

到粤西经商，遂客居藤县，“受业建籍”。袁崇焕自幼苦读孔孟之书，32岁中举。1619年（万历47年）当他35岁时中进士，旋即出任福建邵武知县，一任就是三年。时值萨尔浒大战之后，关外明军屡屡丧师失地，袁崇焕身在八闽，心忧天下。1622年（天启2年）他进京朝觐，受任兵部职方主事。未几，传来努尔哈赤进军辽西、广宁失陷以及辽西军民纷纷向山海关溃逃的恶讯，京城内外、朝野上下无不为之震骇。在此关门危机的紧要当口，这位身材不高、面庞清癯的岭南人挺身而出，单骑出关，考察敌情，毅然投笔从戎。他自请监军关外，协助新任督师孙承宗练兵选将，构筑宁锦防线，终于使得屏藩关门的辽西走廊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勇猛善战的八旗将士，面对固若金汤的宁锦防线，却步四年之久。

关外刚刚出现的大好局势，竟由于阉党专权、倾轧忠正而被断送。1625年12月，督师孙承宗在大太监魏忠贤的迫害下，被迫辞职。继任者高第素不知兵事，惟知趋炎附势，一抵关外即下达从锦州、右屯、大凌河、小凌河、松山、塔山、宁远等军事重镇撤兵的命令。明军龟缩入关的消息不胫而走，努尔哈赤初闻此讯甚至以为这是新任督师所设下的诱兵之计。然而铁一般的事实排除掉他的疑虑，于是立即亲率八旗将士大举

进犯辽西，马不停蹄，兵不血刃，仅10天的时间就囊括了除宁远（今辽宁兴城）以外的所有辽西重镇。

只有宁远孑然屹立在辽西的土地上，孤零零地横在敌军南下的通道上。当各路明军纷纷向关门撤退之时，惟独袁崇焕抗命不遵，断然答道：既官此，当守此，死此！

宁远旧城始建于1430年，早已年久失修。四年前初出茅庐的袁崇焕，为实现捍关外以守关内的决策，选中襟山带海形势险要的宁远为桥头堡，在旧城外面增建新城，以加强攻防能力。宁远新城高3丈2，址厚3丈，6尺高的埤堦林立在城头，城角建有炮垛，架设着特意从澳门葡萄牙人那里购来的西洋大炮，可谓城坚炮利。但此刻宁远仅有万余守军，且孤立无援，高第已经把宁远置于死地、绝地，正坐壁观兵，假敌军之手消灭或削弱东林党的同情者袁崇焕。

1626年2月19日（天命十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率八旗劲旅飞抵宁远，把大营扎在宁远西南五里开外，以切断宁远守军的南逃之路。从军事角度来看，当时攻克宁远并无重大战略意义，以八旗当时的实力，还很难对辽西诸镇进行有效地占领，更何况辽东本土也并不太平，对于一个不足20万军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来

说，确实是鞭长莫及，力不从心。但努尔哈赤却非要拿下宁远不可，他要让四海之内都看到他的铁骑无险不胜、无坚不摧，无敌于天下。

理智的抉择会使人走向胜利的坦途，而感情的驱使则可能使人陷入失败的深渊，百战不殆的后金汗在68岁高龄的时候，不得不品尝失误的苦果，大概正属于这种情况。他一向用兵谨慎，然而在宁远却犯了兵家的一个大忌，竟然对他的劲敌——袁崇焕以及所要夺取的要塞宁远新城一无所知。明廷经路易人，的确给他此次出师造成种种优势，然而由于轻敌自傲、意气用事，优势又向劣势转化。

早在后金军队飞抵之前，袁崇焕就已经把城外居民全部迁入城内，方圆百里房无一间，粮无一粒。这就使得努尔哈赤的13万军队难以对这座孤城长困久围。

两昼夜的激战，使努尔哈赤付出沉重代价，八旗将士久攻不克，伤亡惨重，看来他这位“覆育万国英明汗”，也不总是那么英明！40年来，他已经习惯于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因而宁远之败就显得格外懊丧。一想到袁崇焕，他就耿耿于怀，如骨鲠在喉，老年人那种特有的自信，使他无法从愤恨、苦闷、自责中摆脱出来，而帝王特有的唯我独尊则又使他把种种烦闷禁锢在心中。

努尔哈赤终于一病不起，1626年9月30日，他带着未克宁远的无限遗憾，辞世而去。

袁崇焕在宁远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士气，也打出了自信。强劲的北风把胜利的喜讯从宁远吹到关门，又从关门吹到京师。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八年来满朝文武那紧锁的眉头为之一开，上上下下种种悲观的论调为之一扫。人们突然意识到自身力量的存在，关外是能够扼守住的，再强大的敌人也是可以战胜的。问题的关键，是自身是否具有克敌制胜的勇气与谋略。顷刻间，袁崇焕成为举国仰慕的英雄，激流中的砥柱。

努尔哈赤之死，更是令明廷上下喜不自禁，人们奔走相告，举杯同庆，完全陶醉在这接踵而来的喜讯之中。然而此时此刻却有一个人置身于这巨大的喜悦之外，他似乎不为所动，此人便是新近因功擢升辽东巡抚的袁崇焕。

眼下，他最关注的则是变化莫测的后金政局：努尔哈赤的继承人为何迟迟不能嗣位？这位即将即位的新汗，在战守方略上同老汗王会有什么不同？这不仅牵动着八旗贝勒的心，更牵动着明辽东巡抚的心。

按照汉族的传统，立嗣以嫡以长，大贝勒代善继承汗位，名正言顺，但在正处于从军事民主制向文明飞跃的女真社会，还未形成一套公认的

继承制度。当年努尔哈赤亦曾立长子褚英为储，可这位嗣子竟在天命建元的前一年（1615年）被其父幽杀。究其死因，众说纷纭，一说褚英同诸弟有矛盾，被诸弟告讐；一说褚英开罪满洲大臣，遭诸大臣弹劾，说到底还是军事民主制在作祟。未几，努尔哈赤又立次子代善为嗣，封其为大贝勒，没过几年代善也开始失宠。老汗王妻妾之间争宠告讐，把大贝勒牵连在内，尽管大贝勒与努尔哈赤大福晋有私情的传闻很难证实，疑心甚重的努尔哈赤，在盛怒之下还是废除了代善的继承权。接连发生的变故，使努尔哈赤对嫡长子继承制失去了兴趣，便把目光移向其他子侄：三贝勒莽古尔泰，驭下寡恩；四贝勒皇太极心术太重；二贝勒阿敏毕竟不是儿子而是侄子。努尔哈赤找不到满意的人选，于是又回到满族传统的推举制，明确规定，待他百年之后要由八旗贝勒，即四大贝勒与四小贝勒，共同推举新汗。不知是对幼子的偏爱，还是受蒙古幼子守家习俗的影响，努尔哈赤在临终前几年，又萌生传位第十四子多尔袞、第十五子多铎的念头，而这两个幼子当时年仅十岁左右，难孚众望。风闻老汗王在临终前，留有传位多尔袞并暂由代善辅政的口谕。在继承权的问题上，努尔哈赤如此朝秦暮楚，又怎能不诱发众多子侄对汗位的觊觎？

究竟谁能继承汗位？是代善还是多尔袞？能左右八旗贝勒意向的人又是谁？为了尽快得到确切消息，袁崇焕打发一批又一批细作混入后金。他终于得到来自盛京的首批消息：努尔哈赤死后第二天，主持国务的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逼迫多尔袞、多铎生母大福晋生殉；八旗贝勒共议国主时，代善竟率先提出拥立皇太极嗣位。

袁崇焕闻讯惊诧不已：逼大福晋生殉的内幕是什么？是不是同传位多尔袞的传闻有关？代善为什么既不辅政又不自立？皇太极为什么能异军突起？皇太极与代善之间究竟有什么交易？神秘莫测的皇太极！

然而陆续传来的消息，愈发使袁崇焕陷入迷惘：在登基大典上，皇太极首先带领四小贝勒及其他兄弟子侄，向代善、莽古尔泰、阿敏行礼，三位大贝勒安然端坐，接受叩拜；在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后，一切朝贺都要同三位兄长平起平坐，如同四大金刚一字排开，毫无君臣之别。皇太极如此礼遇三大贝勒是出于酬谢，还是受制于人，不得自专？主宰后金命运的人究竟是谁？今后的主要对手是四大贝勒中的哪一个？此人的志向到底有多大？是满足于扬飙塞外，袭扰辽西，还是有志于中原？近期敌国的主攻方向是明还是察哈尔、

土默特？处于前敌第一线的袁崇焕迫切需要了解这一切，以便真正做到知己知彼。

这位辽东巡抚此刻所虑不单是宁远一城的安危，而是整个关外的战守。八旗擅长野战突袭，倏忽而来，饱掠而去。唯有以坚城遏之，炮火摧之，空室清野困之方能战而胜之。关外重镇除宁远外已荡然无存，如果不抓紧时间修复城堡，仅凭一座孤城很难同敌军长期对峙。高第的不战自撤，已使辽西的防御能力丧失殆尽，一座座城堡唯剩颓垣残壁，一堆堆粮草也早已化作缕缕青烟，关外数百里闾阎一空，只有累累白骨、座座残冢尚依稀可见。如此残破凋敝的辽西，又怎么能再经得起兵燹之灾！安顿辽民、修复城堡，恢复屯田……这些都迫在眉睫。

如今后金新遭大丧，还无暇大举进犯，无论如何也得利用这段时间，把锦州、大凌河、塔山等地城池修复。袁崇焕最需要的就是时间，最得不到保证的也是时间。他必须等待雨季过去才能破土，而且在封冻前就得完成奠基，至于筑城还得在明年开春解冻之后才能进行。初步计算至少也需有八、九个月的休整时间。可谁又能知道老汗王的继承人、后金的主宰者会在什么时候大举进犯呢？

连日来，袁崇焕被这一连串的问题所困扰，

突然，一个极为奇特大胆的设想，在他那蕴藏着无穷智慧与韬略的脑海中形成：假吊丧之名遣使沈阳。

他要摆脱这种封闭状态，以刺探后金新的当政者的战略意向，他要为筑城赢得时间以恢复遭到破坏的辽西防御体系。简言之，他要利用努尔哈赤晏驾的机会纵横捭阖其间——同敌人进行一种试探性的议和。

自古以来，交战双方无非“战”，“守”，“和”三着，战则攻其不备，守则坚如磐石，和则为我所用。就目前关外局势而言，明军不仅需要一段和平的时间以恢复辽西防务，而且也具备了与敌人言和的实力与时机。宁远一战足以令骄横好战狂妄自大的后金贝勒恢复理智，促使他们在战守问题上采取较为现实的态度。当然，与敌议和，无论是对朝廷还是对敌国，他都得慎之又慎，绝不能授人以柄，更不能弄巧成拙。

然而遣使敌国，并非巡抚所能专断，此等大事首先要知会经略，再由经略奏请朝廷，且不说经略态度如何，即使报到朝廷，庙堂之上，又有谁能有此胆识！贪婪无厌，倒行逆施的魏忠贤阉党，自不必说，即使是身居内阁首辅的恩师韩爌，以及很有一番见识的大学士钱龙锡是否有此胆略，也在未卜之中